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大师和玛格丽特

[苏] 布尔加科夫 著 严永兴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大师和玛格丽特

[苏] 布尔加科夫 著 严永兴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和玛格丽特 / (苏) 布尔加科夫著; 严永兴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05-7579-7

I. ①大… II. ①布…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0736 号

书 名 大师和玛格丽特

责任编辑 贾粉娥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24.5 **字数** 34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579-7 / I · 247

定 价 3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讽刺艺术大师布尔加科夫

俄罗斯文学是座丰富的艺术宝库，讽刺艺术则是这座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它用讽刺、幽默、嘲讽、夸张、怪诞、譬喻、讽刺性摹仿等方法，无情地嘲笑作者认为的恶劣现象和人们卑劣的心灵及不良习性。19世纪的谢德林、列斯科夫、果戈理、契诃夫都是讽刺艺术的经典大师。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讽刺艺术在继承前辈大师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成就，到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高峰，无论在小说、诗歌、戏剧领域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讽刺艺术大家。讽刺性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如《红辣椒》、《鳄鱼》、《河马》、《捣蛋鬼》、《逗笑者》、《怪人》、《钦差大臣》、《毒蝇蕈》、《树皮鞋》、《红老鸦》等等，为讽刺幽默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许多讽刺作家以自己独具特色和别具一格的讽刺作品打动了多少读者的心，让他们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但在笑声和喜悦的眼泪中，他们不但领略了作者的讽刺和幽默，戏谑和风趣，而且受到心灵的震撼而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这时期，著名作家发表的讽刺力作有：爱伦堡的《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的奇遇记》（1922）、《托拉斯》（1923）、《第二天》（1933），卡达耶夫的《盗用公款者》（1926），佐里奇的《冒失的故事》（1934），柯里佐夫的《伊万·瓦季莫维奇》（1933），阿尔汉格尔斯基的《搬弄是非的政委》（1925），《富农和收音机》（1931），瓦吉诺夫的《斯维斯托诺夫的艰难时光》（1929），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1928）、《金牛犊》（1931），《一层楼的美国》（1936），索洛维耶

夫的《安定生活的扰乱者》(1936)，拉夫列尼约夫的《伊特利共和国的覆灭》(1925)、《蓝和白》(1933)，以及诗人别德内的《道德家大灰狼》(1943)，列别杰夫—库马奇的诗集《惨笑》(1927)和喜剧《商店经理的妻子》(1940)，阿尔汉格尔斯基的《讽刺诗》(1927)，剧作家罗马绍夫的讽刺喜剧《空中蛋糕》(1925)和埃尔德曼的剧作《证书》(1925)、《自杀者》(1928)等。

而在此时期，雄踞俄罗斯讽刺艺术顶峰的，是三位享有极高声誉的二十世纪经典作家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左琴科。可以说，他们从更高层次上将讽刺幽默艺术推向了极致。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位神学院教授家庭，1916年毕业于基辅大学医学系。在政权更迭的战乱年代，他行医数年，其间曾数次落入白卫军手中，征为军医，又几度逃跑。1921年，他只身来到莫斯科，弃医从文，终于以亦庄亦谐、犷达奇崛的文笔，跻身文坛，为二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色，成为俄罗斯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一位著名的讽刺艺术大师。

二十年代，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作品很多，有描写他从医经历的短篇集《一个青年医生的札记》(1923)和中篇小说《吗啡》(1927)；有取材于国内战争的《红色冠冕》(1922)、《二日之夜》(1922)、《袭击》(1923)、《我杀过人》(1926)等短篇及长篇杰作《白卫军》(1925)和据此改编的剧作《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有自传性质的中篇小说《袖口上的札记》(1924)等。这些作品都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得笔力酣畅，朴实无华。这些作品中，《白卫军》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家饱含深情，描写了国内战争期间为不可改变的命运抛入白卫军阵营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际，艺术地再现了俄国贵族和革命的敌对分子必然失败的历史真实。

苏联的国内战争题材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其实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哲理性、悲剧性和深刻性。战争的

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然而，根据《白卫军》改编的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1926年10月5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时，虽引起轰动，却逃不脱拉普领导人、庸俗社会学文学批评家和红色诗人们的口诛笔伐，似乎长篇《白卫军》和据此改编的剧作，为白卫军唱了挽歌。由于该剧的被禁演，他随后的几部相同题材的剧作，如《卓伊金的住宅》（1926）、《逃亡》（1926—1928）和《红色的岛屿》（1928），亦噩运难逃，均遭禁演。

这一时期，布尔加科夫另一类更为出色的作品，乃是他继承果戈理传统、具有强烈讽刺和批判倾向的三部中篇小说：《魔障》（1924）、《狗心》（1925）和《不祥的蛋》（1925）。三部作品均以荒诞不经的手法，描写了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生活，辛辣嘲讽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不良倾向。三部作品尤以后两部为佳。

《狗心》中，布尔加科夫精心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莫斯科著名的医学教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位旧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实质无从理解，却对革命改变了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产生怨恨情绪。好在他还有科学家的良心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虽牢骚满腹，仍孜孜矻矻从事他的医学研究。有一天，他通过外科手术，将一个酗酒而死的流氓无产者克利姆的脑垂体，移植到一条四处流浪的癞皮狗身上，结果把这条名叫沙里克的狗，变成了一个人，并取名为沙里科夫。但教授非但不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医学史上的奇迹而兴高采烈，反倒忧心忡忡。因为这个“实验室生物”继承了克里姆的全部不良习性：粗鲁、无知、无耻、酗酒、偷窃、好色、撒谎、诬陷、告密。

这样，布尔加科夫用科幻和荒诞离奇的手法，又塑造了一个外貌丑陋、叼着烟卷，穿皮夹克、系鲜艳领带、登漆皮靴的流氓无产者沙里科夫的形象。他一心只想利用“无产阶级”的金字招牌为非作歹，捞取实惠。他的主要兴趣不是如何为新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而是贪婪地索取和分享。

教授的心肠软，他不计较这位沙里科夫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灾难，

只觉得他可怜，因为他毕竟是条狗。但沙里科夫却步步紧逼，当他当上清除流窜动物科科长时，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诬告教授私藏枪支，发表反革命言论。他胡说自己战斗中受的伤，骗取少女的信任和爱情。他强令教授的助手从候诊室搬走，改作他的新房……最终，教授忍无可忍，不得不采用外科手术，把沙里科夫重新变成了癞皮狗沙里克。

作品讽刺中不乏幽默，荒诞中暗含隐喻，布尔加科夫想告诉读者，构成对建设新生活的现实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人的无知无识和卑劣的灵魂（即狗心）——利己主义、沽名钓誉、虚荣、怯懦、忌妒、怠惰和冷漠。同人的自身作斗争，同人的自身过去的流毒作斗争，乃是比打碎一个旧世界更为复杂、更为长久、更为艰苦的斗争。

《不祥的蛋》更是奇想妙设，写一位教授，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发现了一道奇特的红光，用这种光照射蛙卵，很快孵出几千条蝌蚪，一昼夜内蝌蚪又异常迅速地长成青蛙，青蛙爬出实验室，占领整个研究室。报纸上立刻刊登有关神秘的生命之光的轰动新闻，各式人物立刻登门造访。此时恰逢全国发生鸡瘟，国营农场立刻从国外进口新蛋种，并派人手持克里姆林宫的机密公函，到研究所紧急借用红光仪孵鸡，复兴共和国的养鸡业。谁知孵出来的不是小鸡，竟是无数的蟒蛇。而研究所向国外订购的蛇蛋，开箱一看却全是鸡蛋。蛇成群结队向莫斯科进发，一路上产下无穷无尽的蛇蛋，又很快孵化成咻咻作响的蛇。疯狂的难民排山倒海朝莫斯科逃难，莫斯科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于是，一项科学上的伟大发现，仅仅由于一次小小的官僚主义，衍化成一场大灾难，许多怪诞的境遇接踵而来。

两部极具讽刺和批判倾向的力作，虽然受到高尔基的赞扬和高度评价，但作品中的那些隐喻和对社会某些不良现象的嘲讽，在当时被认为是诋毁新政权的恶毒言论，而成为“拉普”们激烈批判和讨伐的对象。据布尔加科夫本人对他从事创作的十年所作的统计，这期间对他作品的评论文章共有 301 篇，其中敌视谩骂的就有 298 篇。在如此沉重的政治、精神压力下，布尔加科夫从 1927 年起开始沉默，但谁能

想到，沉默中竟酝酿着一部伟大作品《大师和马格丽特》。

三十年代，布尔加科夫在很困难的境况下，依旧笔耕不辍，创作有讽刺长篇小说《剧院的故事》（未完成，1936—1937，1965年发表），自传体中篇《德莫里哀先生的一生》（1932—1933，1962年发表），剧作《极乐》（1934，1966年发表）、《普希金的最后日子》（1940，1943年上演）、《莫里哀》（1936年上演）等。可以看见，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大部分生前都未能得以发表，后来才陆陆续续公开亮相，给了俄罗斯读者一份惊喜、自豪和感叹。

1988年，苏联阿尔季斯出版社出版《布尔加科夫全集》，共十卷，这是文学大师布尔加科夫留给人类的全部文学遗产和宝贵的文化财富。而耗尽他全部心血的长篇小说《大师和马格丽特》，则是这份财富中无与伦比的瑰宝。它用魔幻、怪诞的手法从更高层次上揭示出严酷的现实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并将荒诞和讽刺幽默艺术推向了极致。那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使这部巨著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

《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半个多世纪前病逝的布尔加科夫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和被禁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1928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1940年3月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西蒙诺夫还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

作品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一股“布尔加科夫热”顿时席卷他的祖国，并旋即被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在惊愕、感叹之余，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献给这位文学大师。又过了二十二年，十卷集《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增补了《大师和马格丽特》的全部删节部分。这是应该的，总不能让作家老这么委屈

着。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

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神话中，撒旦是上帝的反对者、地狱之王和群魔的领袖。自古到今，许多作家和诗人创造了一个个撒旦形象，如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莱蒙托夫的《恶魔》、法郎士的《天使的反叛》、托尔金的《指环之王》等，各各不同。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马格丽特》中，撒旦和他的随从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他们来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莫斯科，以魔法师、教授、翻译、合唱指挥、杂耍小丑等种种身份，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又是神仙和执法官，该出手时便出手，那些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庄严与诙谐。他们把人世间的伪善、虚荣、贪财、好色、怯懦等恶行和市侩、变色龙、懦夫、伪君子、告密者等丑类，揭个底朝天，该死的死，该疯的疯，该罚的罚，恣肆怪异，严厉无情，又幽默滑稽，许多场面和故事让人读了匪夷所思，忍俊不禁。

他们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却对马格丽特和大师的悲惨遭遇深为同情，千方百计要让有情人脱离苦海，终成眷属，生死相依。这亦应了作者在卷首所引的文学大师歌德在巨著《浮士德》中的一句话：“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

马格丽特与“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是长篇中的华彩乐章。马格丽特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年轻貌美，婚后生活舒适，过着莫斯科居民中上等人的生活，但她并不觉得幸福。她在阿尔巴特街的胡同里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认定他就是自己梦魂萦绕的情人。而书生也突然明白，他一生所爱的正是这个女人！书生在自己阴暗的地下室里呕心沥血，创作有关彼拉多和耶稣受刑的长篇小说，笔力老到，气韵宏大。她时时去与他相会，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和沟通。她称他为大师，给他以柔情和鼓励。作品完成，却被编辑部束之高阁，发表无门，反遭批判。大师心灰意冷，焚毁书稿，离家出走，途中又遭车祸，进了疯人院。马格丽特眼见人去楼空，世

界没有给她以感情的报偿。她最终陷于寂寞无望之中。但是，她不因此而郁愤自惭，她是决不会舍弃大师的。

为了找到大师，为了对情的执著，她甘愿接受撒旦的条件，变成一个女妖；甘愿在月圆之夜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扮演女王的角色，接受历史上作恶多端的王公名媛、鬼魅魍魉们的顶礼膜拜。她甚至赤身露体隐身飞行在莫斯科上空，四处寻找诬陷大师的编辑和评论家。评论家恰巧不在家，躲过了一劫，她气愤之余，砸了他家的全部窗玻璃、家具和钢琴，打开所有水龙头，来个水漫金山。一切都是为了呵护她刚刚获得便失去的梦幻般的爱情。这感动了铁石心肠的撒旦，魔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成全了这对生死鸳鸯，让大师和马格丽特离开纷繁喧嚣的尘世、结庐世外桃源，终成百年好合。

但是，这也正是大师和马格丽特的莫大悲哀，他们最终未被这个社会所接纳，未能成为它的普通一员。连魔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撒旦亦无可奈何、爱莫能助。精神病院里死了个怪诞不经、木讷萎顿、自称“大师”的疯子，别墅里少了个离家出走、沉默郁悒、名叫马格丽特的女子，谁会在意呢？如果俄国读者能从这则爱情悲剧中，发现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和辛辣嘲讽背后所含的隐喻，那么不难理解：失落了文学大师的俄国文坛和失落了爱神的俄国社会，也就失落了文明，这是俄罗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而由那位“大师”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创作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一日的故事，被布尔加科夫作为小说中的小说，巧妙地糅进全篇中，别开生面，奇瑰雄浑。《圣经》上耶稣受难的一大悲剧，由真正的文学大师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彼拉多明知耶稣不是煽动闹事的暴徒，却屈从于犹太大司祭该法的决定，宣判耶稣死刑，将他钉于十字架上。惊恐之余，他召来利未·马太，要阅读他在羊皮纸上记录下的耶稣的言行。其中耶稣的一句话令他失魂落魄：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于是，两千年来，彼拉多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地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

经历了二十个世纪面壁苦思的彼拉多，难道还参悟不了大师布尔加科夫的寓意?! 撒旦把决定彼拉多命运的权力交给大师，即马格丽特心爱的那位穷书生。大师仰天长啸：“你自由了!” 天穹中立时出现一条光彩熠熠的月光之路，沉睡了两千年的彼拉多从混沌中忽然醒悟，攀上这条光明之路，急急追随被他处死但获永生的耶稣而去。

文人的魔力，竟能将一个生性残忍、刚愎自用、怯懦奸诈的古罗马总督点化，但他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近一个世纪来，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一次又一次被拉普们批判讨伐，一次又一次被他的同胞读者们争相阅读，一次又一次被国际研讨会专题讨论；法国《理想藏书》的作者，把他的《大师和马格丽特》列为“俄国文学”首选四十九部理想藏书之首。但无论如何《大师和马格丽特》以及布尔加科夫的其他作品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他的故国和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那么今天俄罗斯文学史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了。

严永兴

目 录

- 一 永远别同陌生人交谈 / 2
- 二 本丢·彼拉多 / 14
- 三 第七条证据 / 36
- 四 跟踪追击 / 41
- 五 格里鲍耶陀夫事件 / 48
- 六 果真是精神分裂症 / 60
- 七 不吉利的单元 / 68
- 八 教授和诗人间的论战 / 78
- 九 科罗维耶夫的诡计 / 87
- 十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 96
- 十一 伊万的自相矛盾 / 107
- 十二 魔法和它的揭底 / 111
- 十三 主角出场 / 125
- 十四 光荣属于雄鸡 / 144
- 十五 鲍索伊的梦 / 152
- 十六 行刑 / 164
- 十七 惊慌不安的一天 / 175
- 十八 不走运的造访者 / 187
- 十九 马格丽特 / 207
- 二十 阿扎泽洛的雪花膏 / 219

- 二十一 飞行 / 224
- 二十二 烛光下 / 236
- 二十三 撒旦的盛大舞会 / 248
- 二十四 寻求大师 / 263
- 二十五 总督如何企图解救加略人犹太 / 286
- 二十六 安葬 / 296
- 二十七 五十号单元的终结 / 316
- 二十八 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奇遇 / 330
- 二十九 大师和马格丽特的命运被确定 / 342
- 三十 该走了！该走了！ / 347
- 三十一 麻雀山上 / 359
- 三十二 宽恕和永久的栖身之地 / 362
- 尾声 / 368

第一部

“……那么你究竟是谁？”
“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①

歌德《浮士德》

^① 此句典出歌德《浮士德》中悲剧第一部“书斋”章，为浮士德同梅非斯托的一段对话，系据本书俄文原文翻译。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浮士德》中译本（樊修章译），其文为：那么你是谁？/力的一部分，/常想使坏，反成就善行。

一 永远别同陌生人交谈

春日，炎热的落日时分，莫斯科牧首塘畔来了两位公民。第一位穿身夏季灰西装，小个子，肥胖，秃顶，一顶考究的包子状礼帽拿在手中，刮得光光的脸上架副特大号黑框角质眼镜。第二位是个年轻人，宽肩，浅棕色头发乱蓬蓬竖着，后脑勺歪扣一顶方格鸭舌帽，身穿方格翻领衬衫和皱巴巴白色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运动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辽兹，莫斯科有影响的文学团体之一——莫斯科文学协会、简称莫文协的主席，他同时也是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而他那位年轻的同行者，是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廖夫，笔名别兹多姆内，意即无家可归者或流浪汉。

两位作家刚来到一片长出嫩绿的椴树阴下，立即朝一个漆得五颜六色、挂着“啤酒·矿泉水”牌子的小商亭扑去。

是的，必须提提这可怕的五月之夜的第一桩怪事。不但小商亭，而且整条林阴路及与它平行的小布龙街上，都阒无一人。此刻正是把莫斯科晒得发烫、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太阳在干雾中朝花园环行路后边落下去的时候。可是椴树下、长椅上竟然没有人，林阴道显得空荡荡的。

“来瓶矿泉水。”别辽兹说。

“没有矿泉水。”商亭里的女人答道，不知为何气还挺粗。

“啤酒有吗？”别兹多姆内沙哑着嗓子问。

“啤酒晚上运来。”女人回答。

“那有什么？”别辽兹问。

“杏子汁，不过是温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好吧！……”

杏子汁起了许多黄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理发店的气味。两位作家喝完杏子汁，顿时打起嗝儿来。他俩付过钱，坐到一张临池背布龙街的长椅上。

这时发生了同别辽兹一人有关的第二桩怪事。他突然停止了打嗝，心脏却猛地跳了一下，并于刹那间朝什么地方陷了下去，然后复位，却又像扎进了一根钝针。再者，别辽兹被一种毫无根据、却十分强烈的恐惧感所笼罩，想立刻从牧首塘畔头也不回地跑开。不过别辽兹还是苦恼地回头望了一眼，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他脸色煞白，用手帕擦擦脑门，思忖：“我这是怎么啦？这可从没有过……心脏出了毛病……疲劳过度了。得了，什么也别管，先上基斯洛沃茨克疗养疗养再说……”

这时，一股热气聚在他跟前，并幻化出一个模样古怪的透明公民。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脸上一副嘲弄人的表情。

别辽兹这辈子还没遇上过这等离奇的事，一时不知所措。他脸色更加惨白，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这种事决不可能！……”

可是事实如此，透过长长的身影可见一位公民，足不触地悬在他跟前，左右摇晃着。

这下可把别辽兹吓得闭上了双眸。待到他睁开眼睛，一切全结束了，海市蜃楼消失，方格上衣不见踪影，就连扎进心脏的那根钝针也不翼而飞。

“嘿，真见鬼！”编辑叫道，“你知道吗，伊万，刚才我差点热得昏过去！甚至还好像产生了幻觉。”他想挤出一丝笑容，可目光中却闪着惊慌，双手直哆嗦。

但他渐渐安定下来，用手帕扇了几下，振作精神说：“哦，那么……”被杏子汁打断的谈话又重新开始。

这场谈话，事后得知，原来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起因是编辑曾向诗人约稿，让他为下一期杂志写首反宗教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这首长诗，不过，很遗憾，编辑对它极不满意。

尽管别兹多姆内把自己长诗的主人公，即耶稣描写得一无是处，然而编辑依然认为，长诗不得不重写。于是眼下编辑像念什么讲义那样，正在给诗人讲述耶稣，目的是着重指出诗人的主要错误。给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带来麻烦的究竟是什么，是他天赋的表达能力，还是不熟悉所写的主题？很难说。不过，他笔下的耶稣形象还是蛮生动的，虽说这并非一个招人喜欢的角色。而别兹多姆想向诗人证明的，并不在于耶稣是何许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于作为个人，耶稣在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有关他的故事，纯属臆造，是最普通不过的无稽之谈。

必须指出，编辑是位博学多识之士，他善于在自己言谈中指出，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像著名的亚历山大的斐洛^①，像知识渊博的优素福·弗拉维^②，都对耶稣的存在从未提过只字片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显示过自己的饱学多识之后，又顺便告诉诗人，在塔西陀^③著名的《纪年史》第15卷第44章中，曾有一处提及耶稣之死，但也是后人增补的伪托。

对诗人来说，编辑所说的一切都十分新鲜，他那对既机敏但又缺乏阅历的眼睛紧盯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得十分仔细，只是偶尔打个嗝儿，悄声骂一句可恶的杏子汁。

“任何一个东方宗教，”别兹多姆说，“通常都有贞女生神的故事。基督教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同样造了一个自己的耶稣，其实他从未在世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别兹多姆的高嗓音在空荡荡的林阴道上回荡，这时也只有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才有可能不冒掉脑袋的危险，涉足如此深奥的领域，而诗人也得以了解更多既有趣又有益的东西，如关于埃及的仁慈之神和天地之子俄西里斯，关于腓尼基的法穆兹神，关于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甚至关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曾经甚为敬崇却鲜为人知的雷

① 斐洛（亚历山大的）（约公元前25—约公元50），犹太和希腊宗教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圣经》寓意解释法对中世纪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② 优素福·弗拉维（37—100），古代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古代史》等著作。

③ 塔西陀（约58—约117），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年代记》、《纪年史》、《日耳曼尼亚志》等著作。